

幸福,很简单

■江苏省泗阳县幼儿园 周娟

2024年已悄然落幕,龙年的“热辣滚烫”却仿佛仍在眼前。2024年,我在新教育网络教师学习中心追寻着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生活,在工作室全力构筑幸福成长的共同体。幸福,是难以言表的微妙之处,亦是我始终如一的执着追求。

幸福,就是不喜平庸

人可平凡,却绝不能流于平庸。

在武乡,挑战一场研修之旅。2024年7月27日,我踏上了前往山西省武乡县的研修挑战之旅,与来自四川、湖北、广东及山西等地的幼教同仁共聚一堂。在前期讲师培训的指导下,我摒弃了传统的“一言堂”模式,采用新教育理想课堂的“三重框架”,遵循逆向设计理念,通过目标设定、文献辅助、问题驱动,结合多样激励,提升学员的自主、互助与合作学习能力。讲师在小组研讨后进行深化拓展,确保每名学员都成为学习的主动参与者。

在学员成长的同时,我也反思了活动组织过程中的问题,促使我自省小组合作与自主探究的真实性以及分享环节的充分性,让我明确意识到未来在组织活动时需加强支持、引导与总结。

在内蒙古,参与一场共读盛宴。武乡活动圆满结束后,我立即启程参加内蒙古的共读之旅,在新教育网络教师学习中心执行主任郝晓东博士的悉心引领下,共度了5日的阅读时光。我们深入文本,细致推敲每个字词,串联起每一页内容,贯通各个章节。围绕“理解”这一核心主题,我们探讨了从“大概念”到“逆向设计”、从“教学目标”到“理解的六个侧面”等不同的教育理念,反思了自身的教育实践。共读不仅拓宽了我们的思维,还让我们遇见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,他们的故事令人动容。与这群伙伴共谈,不仅能汲取知识的养分,更能获得前行的力量,这正是共读的深远意义。

在团队,开启共同体新平台。这一年,我以省级教学名师的身份创立了市级与县级名师工作室,会聚了29名积极进取、热爱成长的幼儿教师,共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共同体。我们围绕“从‘看见’到‘成长’,构建幸福共同体”的研修主题,将教育思考于园内拓展至园外,引领区域教师行动起来,从“看见”孩子出发,反思自我教育观。在工作室的开放平台上,成员们彼此“看见”、相互扶持,形成温馨的学习共同体,共同体验、创造幸福教育。作为线上共同体的新网师与线下工作室相辅相成,让我们既有明确方向,又有长远目标。在这个场域中,我们互帮互助、突破自我,共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幸福,就是不厌雷同

生活需“拒平庸”以破旧框,亦需“守正道”而持恒行。

共读的坚持。这一年,我坚持每天5:30晨读,

跨越四季,完成了20本专业书籍的共读。周日17:00—18:00的共读至今已坚持了123次,由新网师团队轮流导读。作为负责人,我常常主动承担导读任务,每完成一本书,立即回顾梳理并归档至公众号,吸引了众多幼教工作者关注,其中《数学领域目标及关键经验》一文阅读量破2万次。

书写的持续。这一年,尽管忙碌,但书写从未间断。在郝晓东博士的影响下,我的“早安,县幼”系列叙事始终坚持着。我经常听到同事说:“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,就是看周园长的‘早安,县幼’。”它已然成为我与老师们沟通的独特方式。记得2024年2月底,在准备为山西省河津市园长们开设的讲座《幼儿园文化的建设及行动》时,园所文化中“打造和智团队”这一内容让我不由得想起“早安,县幼”中每日的文字交流。那不正是营造一种文化的行动体现吗?

实践的相伴。这一年,我坚持与孩子们共写,记录“我们的故事”,每个周五成为我与大(1)班孩子的“幸福之约”。记得在一个周五的清晨,我提前到达教室,与早到的孩子一起游戏。沈奎文小朋友进门便说:“周老师果然在这儿!”更有家长告诉我,孩子身体不适仍想来园,只因知道今天我上课。这些话语,是对我教育工作的最高赞誉,也是我持续陪伴孩子的动力。这些经历,让我写下近3万字的教育日记。我不仅陪伴了孩子成长,也在这一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。

幸福,就是不畏自观

正当我对自己的教育教学感到颇为自得时,一场对话如冷水浇头,迫使我重新审视教学、研究及主张。

我会有效教学吗?2024年12月2日,作为江苏省教育型教师培育计划学员,我满怀期待地走进苏州高新区实验幼教集团御园校区大(1)班的课堂。精心准备的教学活动结束后,苏州市教科院副院长戈柔导师的点评如重锤一般击碎了我的自满。她就集体教学的必要性提出疑问,并依据教育文件引导我探究集体活动组织的逻辑。我意识到,自己在教学中缺乏自省,常忽视“为何做”而只关注“怎么做”。我必须强化自我审视,摒弃固有观念,不断实践改进。

我会专业研究吗?2024年9月,我参加宿迁市“四有”好老师团队建设汇报,为8分钟的展示做足了准备,自信满满。上台前,听着其他学校



图为作者给孩子们上课

团队的汇报及专家点评,我逐渐发现自身的问题,如名称拟定不当、文化诠释不清、团队任务与学校工作混淆等。轮到我时,我心中忐忑,失去底气,只能半脱稿完成汇报。这次经历让我深刻反思,在汇报前我并未深入研读文件,缺乏深入思考和问题聚焦。

我有教育主张吗?明确的教育主张是一名教师成熟的标志。提出教育主张,写下“自己的句子”,就明晰了自己的教育教学将要走向何处。记得这一年参加最后一次省级培训时,一名专家指出:“为何最后的成果汇报册中,许多老师没有在简介中注明自己的教学主张呢?是遗漏了还是没有思考过这一问题?”

确实如此。为何我们没有写教学主张呢?也许是自己的主张还未真正融入实践,成为自己教育教学的指导;也许是自己还停留在表面,还未真正沉下心来践行。

我很庆幸,一年中不同的对话经历,让我收获了对教育教学的进一步思考 and 理解,我也越发感受到成长需要走出小圈,拓宽边界,多倾听、多思考、多质疑,让自己勇于反思,不断剖析。

这一年,虽不完美,但平凡的每一天都构筑了幸福的瞬间。记得2025年跨年夜,忙完工作步行回家时,我与先生决定中途碰面。转过弯道,夜色中我认出了他的身影。他走近,我们相视一笑,无须多言,肩并肩走过2024年的最后一夜。幸福或许就是如此简单,无须华丽风景,只需彼此间的默契与和谐。

这一年,我学会了适时放下,用更多时间去接纳、感知生命中的人、事、物。每一次经历都淬炼内心,让我变得更加柔软、宽容,充满善意。亚里士多德曾说,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满足欲望,而是源于内心深处认定值得追求的坚守与行动。其实幸福很简单,就是顺遂万物、如其所是!

2024,安之若命

■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新世纪光华学校 何刚

回望2024年走过的路,“安之若命”是我的关键词。在翻腾的时代浪潮中,不被时代的洪流冲走,就是生命突围的伟大故事。这故事的主人公是你、是我,是你们,是我们。

阅读,脚下之路

阅读,于我是一场永不停息的跋涉。2024年的书页间,藏着无数次震颤心灵的相遇。

《养活教育》中,聂圣哲以朴素的笔触叩击教育的本质;王小伟的《日常的深处》将琐碎生活炼成诗。《0—8岁儿童纪律教育》如一道闪电,劈开了我对班级管理的混沌认知;多尔的《后现代课程观》让我窥见教育改革的深渊——我们究竟在培养工具,还是完整的人?钟启泉的《课程的逻辑》以东方哲思回应西方理论,书页间的批注如刀刻斧凿,每一笔都是对教育本质的叩问。

最令我记忆深刻的,是与儿子在西宁共读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的4天半。高原的风裹挟着尼采的狂想,儿子在日记中写下:“不要用任何东西定义我,因为我已做出定义。”那一刻,我恍若置身古希腊的城邦,苏格拉底的诘问与查拉图斯特拉的箴言在耳畔轰鸣。书页不再是纸,而是通向永恒的桥。

啃读也有败退的时刻。汉娜·阿伦特的《人的境况》如迷宫般晦涩,宇文所安的《中国文学思想读本》更似天书。但正是这些“未完成”,让我触摸到知识边界的广阔与自身的渺小。

我的“常春藤读书会”已经走到第八期,2024年共读了26次。每周日,10名教师相聚在一起,读完了《民主主义与教育》《教育的目的》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和《人是如何学习的》。我发现读书会

的每个成员都有一种相同的模样:默默无闻,抱朴守拙,渴望成长,低调务实。他们在自己的教室里做晨诵,做整本书阅读、做共写随笔,从不说成功,而是像悬崖上的花一样,在阅读中默默绽放着自己的生命。

课程,攀登之山

2024年4月,我前往河南省开封市贞元学校学习。贞元的K12语文课程如一片葳蕤森林,枝叶间流淌着自由生长的气息。我站在教室外,看到了最专业、最美好的教育样态。那一刻,我感到血液沸腾——教育本该如此!

归校后,我执意将这片“森林”移植到我的教室。暑假里,我认真研读魏智渊的《儿童读写三十讲》,向开封市贞元学校王志江校长讨教课程框架的设计,深夜伏案时,台灯的光晕里浮动着理想课程的美好风景。最终,一份“三维三阶”课程设计诞生:晨诵唤醒黎明,整本书共读攀登经典之峰,自由写作让文字成为生命的河。

9月开学,我的教室成了课程建设的“花园”。晨诵课上,顾城的诗点亮了孩子们的眼睛: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”整本书共读时,宋怡霏同学回家告诉妈妈:“这周‘刚哥’给我们讲了两节课的《西游记》,可是感觉时间太少了,根本听不够。”一学期下来,全班共读达120万字。这样读下去,我们的班级将会发生怎样的奇迹?

我与孩子们共写随笔。从开学的见闻写到写景的散文,从生活中的最美瞬间到激烈的运动场景,从《丑小鸭》的评论到《西游记》主题写作……不知不觉,每个孩子的随笔都超过1万字。学期末,我将17万字的少年笔墨结集成《青春的脚印》,每一页都是生命的独白。

课程建设中也慢慢出现了“一英里宽一英寸深”的问题,有些孩子跟不上:书,读不动;作文,进步不大;成绩,不理想,加之孩子的基础、习惯、思维、能力等各有差异,课程实施的难度日益增大,正应了魏智渊老师说的“方向不差,执行极难”。我常问自己:是课程设计不够专业,还是我的勇气不够坚定?

这一年,我本打算攀登一座山,却突然发现自己仍然停留在原地。一位名师曾说:“比正确更重要的,是拒绝平庸。”我

渐渐懂得,教育是一场西西弗斯的远征。推石上山时,每一寸前进都是对平庸的抵抗。

忙碌,成长之基

2024年的日程表上,密密麻麻的字符如蚂蚁行军。课堂教学大赛、教研组叙事展评、新教育年会分论坛主持……每一项工作都像加在我头上的“紧箍咒”,却又暗藏蜕变的契机。

7月,主持新教育年会分论坛那一夜,台上教师讲述的故事精彩纷呈,我的主持与演讲却并不自如,没能把场上的能量激活,也没有调节好现场的气氛。这给我留下了一年的遗憾。

“学习狂魔症”是这一年的隐痛。我加入了七八个学习群,订阅了四五门课程,最终却如蜜蜂迷失花海。加上行政工作繁重、教学任务琐碎……我贪多求全,如蜻蜓点水,学得不够扎实,做得不够专业,想学的很多,学精的很少。

这一年的工作充满矛盾与困惑,我常常发现自己大脑置于云端,身体仍深陷在旧我的泥淖中。如何脱困?我总是苦苦探寻良方。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柳袁照说:“在岗位上成长,在做事中磨炼。专业教学与行政管理是成长的两只翅膀,缺一不可!”我逐渐明白,工作中的每件事都是成长的土壤,遇到的每个问题都是强大的机会。

写作,生命之书

余华说:“写个二三十年,写作就变成了生活。”我深以为然。每个深夜里,键盘的敲击声都是我灵魂的独舞。3月,我拿到新教育网络教师学习中心寄来的“十佳叙事”奖牌。摩挲着红色的奖牌,我想起30岁前那个不敢提笔的自己。

8月,我的演讲稿《教育生涯的三次遇见》发表在《生活教育》杂志上。9月,《书写教育的生命传奇》和《教师阅读的力量》出版。这30多万字,是1000多个夜晚赠予我的礼物,是我的生命之书,书页的墨香里藏着新网师的馈赠及新世纪教室的晨光与暮色。

奖牌、发表的文字、出版的书就像在2024年绽放的烟花,璀璨的光芒闪耀了整个夜空。随着烟花燃尽,迎接的又是漫无边际的黑夜。我知道,本真、存在与专业才是写作的核心,我会一如既往地写下去。

这一年,我时常躲进一本本书里、一个个符号中,内心却如大江涌流,在书里和写作中肆意奔腾。《庄子·人间世》说: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,德之至也。”作为教育人,我在安之若命中静静守住一间小小的教室。

2024年从指尖悄然溜去。我不禁想起朱自清的《匆匆》:“过去的日子如轻烟,被微风吹散了,如薄雾,被初阳蒸融了;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?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?”是啊,我也在反问自己,这匆匆的一年中我可曾留下了什么生命痕迹?翻开朋友圈,那些已被岁月之风吹走的痕迹一点点地出现在我眼前。

“逼”着读写,享受“书卷气”的从容

杭州师范大学王崧舟教授曾说:“老师教的是底蕴,底蕴从何而来?是用书堆积起来的。”我想用阅读让内心更加充实,让自己多一点“书卷气”。读着读着,书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精神伴侣。

2024年,我先将自己“逼”入了读书会。由于开学后的忙碌,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退出读书会。但我的阅读并没有因此停止,每天清晨5:30—6:30,是我雷打不动的阅读时间。同时,为了坚持写作,我又“逼”自己进入谷里书院,每月写作4篇文章,完成一本书的阅读。一年下来,我读完了35本专业论著,撰写了10万多字的读书心得,公众号累计留下了94篇原创文章。除了这些可视化的数字,我身上也多出了些许“书卷气”,让我有了迎接生活的从容。面对职称晋升失利的郁闷和不甘,我把自己“逼”进一本本书里,和书对话,与书为伴,用文字的形式将所有情绪都瓦解在浩瀚的书海中。

“逼”着承担,收获“专业化”的自信

新教育网络教师学习中心有一句共同语叫作“承担即成长”,我想在后面再加一句“成长即专业”!

这一年,我先后“逼”着自己承担了江苏省特级教师管建刚“小学语文家常课”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珏“基于科学与学的方法”的助教任务。于我而言,担任助教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有了“专业化”的自信,因为他们的课程内容恰好解决了我的“大语文观”主张所缺失的课堂有效实施和底层逻辑理论支撑问题。管建刚老师“提高效率,限时当堂解决”的主张解决的是实操问题,而王珏老师的课恰好回答了“当堂消化”的理论依据问题。两个课程互补,为我的“大语文观”建立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底层逻辑,让我的教学主张更具专业化,也让我更因专业而自信。

“逼”着展示,看见“苔花”的绽放

袁枚有诗云: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对于一个在教育领域摸爬滚打25年的人来说,形成了自己的教学主张,总希望有机会把它展示在同行面前,接受大众的检验。所以,每一次接到新网师伙伴的邀请,我都会“逼”着自己接受,然后围绕指定话题,结合实践进行梳理、归纳,将其理论化。

这一年,我先后接受了3次“云端”邀请。一次是新网师的“云端之星——爱上语文”专访,我以《在“人间烟火”中寻找“诗和远方”》为题,介绍了“大语文”教学框架;一次是“云端研讨之新课标下学习评价探讨”,我以《依标而行,为未来而教——以〈世说新语〉组文教学为例》为题,围绕自己的理论框架做了系统性课例展示;还有一次是“云端论剑之榆林之光”,我以《专业发展内驱力:逼》为题,将自己专业发展路上的经验理论化。

这样的自我逼迫,不仅让我学会用文字将自己的经验理论化,更让我感受到了被认可、被需要的幸福感和成就感,看到了“苔花”的绽放之美。

“逼”着挑战,体验“破茧”的振翅

人生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。面对困境,人们往往有两种选择:一是作茧自缚,被困境困住,止步不前;二是破茧成蝶,直面困境,寻找突破口。2024年,我迎接了自己在教学中的3次挑战,努力破茧成蝶。

一次是挑战组文阅读教学。6月,应西关共同体邀请,我第一次示范组文阅读教学,得到听课老师的好评:“屈老师的组文阅读让我们大开眼界,收获很多。”一次是习作单元教学挑战。10月,应东关共同体邀请,我第一次亮相习作单元教学,同样让听课老师耳目一新。除了讲课,我还挑战了一次专题报告。8月在榆林市新教育实验项目签约仪式暨新教育专题培训会上,我作了题为《专业发展:“赢”字说》的专题报告。这份报告,不仅得到了线上线下同仁们的认可,也让我的专业之路更为清晰。这3次挑战,让我体验到了破茧之后振翅高飞的自由之美。

“逼”着共写,领略孩子成长的“拔节”

加入新网师后,我坚持和孩子们共读共写。2024年最值得一提的,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进行了两期非常有意义的共写。

第一期是在2024年春节期间,我和孩子们一起撰写2023年的生命叙事。两个星期内,我收到了全班三分之二孩子的文章。我把他们的文章推送到公众号,让更多的人看到,还推荐优秀文章参加榆林市第24届作文大赛,多名学生获奖,我也被评为“优秀指导教师”。

第二期是我和孩子们“挑战写作30天”。这一次的 challenge,所有人都顺利通关。为了让通关更具仪式感,我为每一个孩子准备了一杯柠檬水作为奖励。那天,孩子们把柠檬水捧在手里却不舍得喝,他们说这是他们的通关成果……

为了能有时间完成共写,那30天里,我挤压了自己的睡眠时间来写作。但是看着公众号里累积的68篇文章,和孩子们撰写的一万多字作品,我觉得这次“逼迫”弥足珍贵!这不单单提升了孩子们的写作水平,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受到,只要坚持做一件事,就会收获更好的自己,领略生命的“拔节”之美。

纪伯伦在《花之歌》中写道:“我总是仰望高空,对光明心驰神往;我从不顾影自怜,也不孤芳自赏。”这一年,看似是在“逼”着自己前行,事实上每一次“逼”的背后,我都享受着成长的美丽,遇见了更好的自己。2025年,我想我依然会“逼”自己,甚至此生都会如此!我想成为纪伯伦笔下的那朵花,在“人间烟火”中寻找属于自己的“诗和远方”。



图为作者给学生讲解《西游记》

在路上,享受成长之美

■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田园小学 屈小娥